

文
定
集

—



文定集二



文定集三



文定集四



79027

文
定
集

一

汪應辰撰

中華書局

23829

文定集

二
一
汪應辰 撰

中華書局

20029

文
定
集
三

汪應辰撰

中華書局

29030

文

定

集

四

汪應辰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文定集四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文定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三首

卷四

奏議十首

卷五

奏議八首

卷六

狀劄十九首

卷七

表八首

文定集 目錄

策論二首

卷八

制九十二首

卷九

序八首

說一首

卷十

題跋二十七首

卷十一

題跋二十二首

卷十二

題跋二十首

卷十三

書十八首

卷十四

記七首
銘二首

書十八首

卷十五

書三十一首

卷十六

書十九首

卷十七

書十九首

卷十八

啟三十首

卷十九

啟六十六首

卷二十

祝文九首

誌銘二首

卷二十一

祭文七首

文定集 目錄

誌銘三首

卷二十二

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誌銘五首

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古詩一首

七言律詩十二首

七言絕句十四首

帖子詞

臣等謹案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特爲改名初授鎮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後與呂祖謙張栻相善于朱子爲從表叔恆相與商榷往返其授敷文閣待制也舉朱子以自代契分尤深故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迕秦檜外謫建州通判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于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

中最爲骨鯁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治中程敏政于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抄其要編爲廷試策十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卽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抄錄所採太狹故奏議長篇多所缺遺謹以浙江所購本與永樂大典參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雖未能復五十卷之舊而業已得其大半精華亦約略具是矣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沈孫璉

文定集卷一

奏議

宋 汪應辰撰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原註)紹興八年五月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爲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爲兄弟又爲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遠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爲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覩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醜然以與我和

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爲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今者事旣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專之。猶郤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訶訶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讎人役哉。取進止。案宋史本傳云。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原註紹興二十一年憲吏部侍郎上

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消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蘊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于外。善醫者。察脈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于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爲命者。財也。取于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爲命矣。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旣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爲常賦。今之稅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于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于州縣。名爲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